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 杭州圖書館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

歷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晉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出於蘇師旦周筠是晉有二中國也書奏侂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閣上中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相成去郡岳遂病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奏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溷淑不聞者多矣故表出之

古今文字繁簡

丹鉛總錄

卷十二

一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潰辭雜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潰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君相

管子云小白免無小智而有天慮漢高祖亦明於大而暗於小尤武小敵怯而大敵勇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君相之體一也

莊子

莊子內篇之文繁而美者齊物論簡而美者養生主論

皇帝王伯

前漢書王莽傳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後漢

書易戴溪堂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邵康節以皇帝王伯配者夏秋冬而易配皇書配帝詩配王春秋配伯亦有所祖也

黃潤

四明黃潤昔所著有經書補註多可取者又有海涵萬象一卷如云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又曰易動而圓靜方而靜八卦中虛故圓九疇中實故方又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又解漢書云不字從囧不不不花蒂窓櫺也殊得古人制字之義及宮室之形解莊子游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又曰董仲舒對策一正字公孫弘對策一和字便見其人品王謫言皆有理

舟船總錄

卷十一

二

禪學俗學

駕於高遠則有躓等范虛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究也以六經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所謂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伎兒之舞詩鼓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世之俗學以之

執其兩端

執其兩端則抑其過而引其不及用中於民則賢者俯而就下

肖者企而及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姝中行周易替元吉玉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雅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費寵光之盛誰昔而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三宋後捨三洪矣豈不善為四六者耶

蕃馬胡兒

宋柳如京塞上詩鳴轍直上一千夫天靜無風聲正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其詩宋人盛稱之好事者多圖于屏障今猶有其稿本○唐人好畫蕃馬于屏花間詞云細草平沙蕃馬少年風是也又曲名伊州梁州氏州其後卒有祿山吐蕃之變宋人愛圖鳴轍胡兒卒有金元之禍元人曲有入破寇謠之名未幾而亂

一絲五穀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言唐末征歛之急也宋李諗奏言新法之弊云稻苗未生而和糶糶糶未吐而和買抑又甚于唐末矣

峒

李太白有送族弟凝至晏峒詩云鳴鷄發晏峒別鴈驚峒州晏峒地名在單父三十里峒字玉韻不覓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

島岬之岬亦水島之類也

大白楊叛兒曲

古樂府楊叛兒曲云誓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鑪李太白擬之其詞曰君歌楊叛兒妾勸新豐酒何許最関人烏啼白門柳烏啼隱楊花君醉留妾家博山鑪中沉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樂府二十字太白衍之為四十四字而樂府之妙思益顯隱語益彰其筆力似烏獲扛龍文之鼎其精明似光弼領手儀之軍矣書曰葛伯仇餉非孟子解之後人不知仇餉為何語沉水博山之句非太白以雙烟一氣解之樂府之妙亦隱矣因識古之詩人用前人語有翻案法有伐材法有奪胎法有換骨法翻案者又其意而用之東坡特妙此法伐材者

升船總錄

卷三

四

因其語而新之矣益加瑩澤奪胎換骨則宋人詩話詳之矣如梁元帝詩即今欲渡畏風波太白衍為兩句云即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鮑照詩春風復多情而太白反之曰春風復無情是也又如曹孟德詩云對酒當歌而杜子美云玉珮仍當歌非杜子美一闡明之讀者皆當歌為當該之當矣杜子美詩黃門飛鞚不動塵而東坡云走馬來看不動塵而杜之語意益妙又如杜子美石出倒楓葉下而包何云波影倒江楓子美桃花詩云影遭碧水相勾引而孟郊云南浦桃花亞水紅江總詩不悟倡園花遙同惹領雪而張翥云欲持梅嶺花遼競榆閨雲白樂天詩人家半在船野水多於地而姚合云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趙師秀曰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徐鉉隣舍詩壁

隙透燈光離根分井口而梅聖俞云井泉分地脉枯杵此秋聲
古樂府云新人工織縑舊人工織素持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而無名氏效之云野鷄毛羽好不如家鷄能報曉新人雖如花
不如舊人能績麻此皆所謂披姐草而啓夕秀有雙美而無兩
傷者乎若夫宋人之生吞義山言人之活剝李賀近日之拆洗
杜陵者豈可同日而語

李涉贈盜詩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可謂婉
切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賊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
此分蓋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倉吏亦唐末
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
也二詩之意皆祖此宋末有俗詩云衆人做官都做賊鄭庸做
賊又做官又解賊一詩云解賊一鏹三捧鼓接官三鼓兩聲鏹
鏹鼓聽來無二樣官人與賊不差多近日雲南洱海接官廳與
打劫響相近有達官命童生作對曰接官廳上接官一童生應
曰打劫響中打劫尤可笑也

太白懷鄉句

太白渡金門詩云仍建故鄉水萬里送行舟送人之羅浮詩爾
去之羅浮余還愁峨眉又淮南則病懷寄蜀中趙徵君詩云
國門遙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復夢子雲宅皆寓鄉懷
之意趙繼梓州人字雲卿精於數學與李白齊名蘇頲薦西蜀
人才疏云趙繼術數李白文章宋人注李詩遺其事并附見焉

圖經云裴漢儒趙實之後益亭人屢徵不起所著有長短經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于虛長鄉亮不可及今法言無此條

警策

陸機文賦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蓋以文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且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聚于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在文謂之警策在詩謂之佳句也若水之有波瀾若兵之有先鋒也六經亦有警策詩之思無邪禮之母不敬是也

升菴總錄

卷三

六

鬻子

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按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于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滯餓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關之誅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

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于凶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賁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爲偽書矣烏取賈誼書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于傳賈誼偽也

子貢多學之對

子曰賜也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事師之理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對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

詔首

升給綴錄

卷七

晉詔首稱綱紀唐詔首稱門下元詔首稱指揮惟本朝詔首直入事有三代典謨之體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以葉公為沈諸梁按汲冢周書此文在祭公解蓋祭公疾莊時告穆王之言祭字誤作葉耳

太白句法

太白詩天山三丈雪豈是遠行時又云水國秋風夜殊非遠別時豈是殊非變幻二字愈出愈奇孟蜀韓愈詩晚日低霞綺晴

山遠畫眉青

太白詩羗箇橫吹阿鞞廻番曲名張栢集有阿濫堆即此也番人無學止以聲傳故隨中國所書人各不同耳難以意求也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收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白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頌辭故宋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唐時宰相蓋矚于命詞也然其間應制詞草比今猶百倍焉是以唐之詞華遠過于宋而今之詞華又不及宋之萬一焉亦由此故也

東坡詆佛

東坡議學校貢舉書序士大夫主佛老之為非又策別云天子

丹雘總編

卷十三

八

有七廟今又飾佛老之宮而為之詞固已過矣又使大臣兼官以領之歲給費以鉅萬計此何為者邪其言與佛骨表何異又作勝相院記謂治其學者太抵設械以應敵匪形以逃敗窘則推墮淜淜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此數句盡古今禪學自欺欺人之病果東坡於禪學深入冥契而其言如此何也蓋其與世不合姑以消其不平莊子云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殆東坡之謂乎

又賀坤成錄未放億萬之羽毛未若消兵以全赤子致無叢之緇榻不知散塵以活饑民

陸機太白詩音

陸機招隱詩哀音附靈波頽響息音屬附音拊太白詩羗箇橫吹阿鞞廻向月樓中吹落梅下吹字音去聲不惟便於讀亦義宜爾也

古碑有神物護持

唐李德書靈庵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請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銅之復為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驚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蘭西魯為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周正改月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書民俗所用二項為言其說極是蔡九峯陳寔字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朱子荅吾晦叔書有云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川張說本此史伯璿管窺外編及元儒春秋改正辨甚詳然大意不出此耳

升鈞鑑錄

卷十一

九

浩然佳句

皮日休稱孟浩然佳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余嘗疑今集中無此首後見晁公武讀書志與諸名士集秘書省聯句云云宜其不在集中也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為一人班固與班孟堅為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王欽若

王欽若與毋宿古請赦天下宿

逋自五代至咸平貞宗從之遣使四出蠲宿逋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之甚異不久入相仁宗繼立推廣先志亟改追欠司爲蠲納司

欽若此事史不書當求出之亦惜而知其善也

文人僞作外夷文字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于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崔兪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入為况外夷之首志在互市周利論以導之無不可者書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升鶴齋錄

卷十二

十

過秦論

慎弱冠歲未習舉子業而好古文每妄擬名賢之作曾擬帝古戰場文叔父龍崖先生見而心異之袖其稿以呈祖父番耕翁召慎謂曰孫孫信敏才然場屋何用此也爾既好古文何不擬賈誼過秦論乎慎退翌日呈一篇旋失其稿老成滇中士夫家有傳錄之者慎取閱之恍如夢事亦不知為已作也今錄于此以示兒輩其辭曰有問于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閔中之力雄白惠文用張儀雜橫之

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
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之天獄為臣者功成而身
喪為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為弱其智也斯所以為
愚嗚乎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
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電鼉以為梁楚海若以送日俄而祖龍
魂斷於沙丘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
極耳目窮心志而闔樂之戈已及于嬰弟矣子嬰討賊方平尚
未及下咽酒未及濡唇親賓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真人已翔于
霸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閭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
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燄電光之一瞥吹劍之一決左螭之一
戰南槐之一夢也項東之在億千梯米之於犬塊實似之是雖
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
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誣何嘗不驗乎執善乎蘇
子由之言曰天厭喪亂假手于秦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
韋乘隙納姜于秦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先亡矣及至二
世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漏
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以此推之秦初未始得也

平準書食貨全尚異

馬廷鸞曰桑大夫均輸之法大槩駟農氏以效商賈之為也太
史公平準書云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
相灌輸此說未明班固採其語云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
賈所轉販者而相灌輸此說渙然矣蓋亦如異時三字是謂駟

農民以效商之爲也。呂東萊尊守遷抑固是以取書而不用志語。然紀事之文惟貴明白。是以通鑑取志語也。

外國書

五代廣順中高麗進別敘孝經一卷記孔子所生及弟子從學事。又有孝經唯圖說日之環暈星之華亭宋乾道中南詔使者見廣南人言其國有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注張孟押韻集聖曆諸書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經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今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由此觀之則尚書全文日本國尚有之也。

揅釀

宋章衡得象之孫嘉祐大魁者編年運曆十五卷其序曰古今

丹鉛總錄

卷十二

十一

運曆十餘家皆淺陋揅釀又陳振孫太常因革禮跋云發簡失中以揅釀目之揅釀不知爲何語亦不知所出也。

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鎮羣疑今集中無此文。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子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韓子連珠論

比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論二十二篇韓子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謂連珠始于楊雄非也

漢詔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于教化云云其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了不可解張晏云長文長文德也終不了然許少伊右丞言往年見江南舊本以內為而長為肆肆文為肆赦于下文充為貫穿

南窓記談

中庸

中庸之存類漢儒集於禮記中至晉戴顓作中庸傳二卷梁武帝撰中庸講疏一卷又作制旨中庸義五卷表而出之不待朱丹鉛總錄

卷十一

十三

儒矣

恬智安慮誠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族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瓊儒之見也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

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
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
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
又雩微其辭也子亦弑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
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
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
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
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矣詩曰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此之謂也

周司寇匭銘

傳古圖載周司寇匭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匭用造用

井銘錄

卷十二

十四

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古雅當表出之

井田

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孟子
周末人也公田私田說已不詳乃引詩而想像之似隔世事故
曰此其大略又曰嘗聞其略蓋諸侯之滅去其籍已繼覆轡于
夏祭之焚黃圖導兗路於秦政之燒詩書矣孟子之略之疑之
想像言之蓋慎之也荀子便謂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朱
子謂孟子言夏后五十而貢一節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
為百畝田理疆界都合更改恐無是理恐亦難信豈其然乎愚嘗
私論之三皇五帝之興皆在中原楊子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
堯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夫劉琨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

謂井衍沃牧臯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于井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至堯遭洪水使禹別九州定貢賦孟子所謂五十而貢矣然考夏小正云農服于公田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左傳虞思有云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司馬法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周禮四丘爲甸旁一里爲成則未知少康之一成如司馬法之一成乎抑周禮之一成乎此姑未論旣分一成一旅固井田法也井田黃帝良法不應至禹廢之洪水方割未遑復舊姑從民宜如禹貢所陳有天下之後又重定其制衍沃則井之臯隰則牧之未可知也如禹貢揚州之賦下下其地窪洪水尤甚固其宜也及鑄鼎象物之日則揚州爲第一梁州爲第二而雍在後此非詳考深思何以知之摠而論之自黃帝至周井牧兼用貢助通行井也助也于平地牧也貢也于山陵所謂因地之利周禮三農生九穀有山農澤農平地農是也豈可執一論耶

朱子引用誤字

朱子本義誠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引張子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據本書乃是天地不宰而成化不宰字有理復其見天地之心豈可謂天地無心乎參伍以變注引韓非子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據本文乃是伍之以合虛比物合虛皆參互考之以知物之虛實也若云伍之以合參則上文當云參之以此伍矣原其誤乃是荀子注中引此朱云自荀注而見

之原不自韓非子平采出也豈可謂出于朱子一仍其誤而不
敢改正者乎

博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或問及約之後博學詳說可廢
乎曰不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毋不敬今教人止誦思無邪毋不敬六字詩禮盡廢奇
乎人之心神明不測虛靈不昧方寸之地德兆兼照者也若塗
閉其七竅折墮其四支曰我能存心有是理乎

君子立已

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頓蹶於崖岬拱抱之梁
必沉溺於川淵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
之至誠之言人未必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
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伸由之言信重於登
壇之盟趨喜之降誠躋於折衝之將矣此顏之推語予嘗夢論
之或問曰居仁天下歸仁如何居仁作韻語答之曰面前徑路
無令窄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清地生荆棘黃山
谷云面前徑路常須令寬路徑窄則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
以上三言相符彼立已於峻及離人而立於獨者可以警言矣

古蜡祝丁令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上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而
祭營獨斷又有豐年若上歲取千百增此二句意始足了令威
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壘壘而脩文御覽所引云何不

學仙去空伴家疊疊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太極無極

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極者何屋柱之各屋必有極而後成屋元氣者天地之極故曰太極言非尋常之極也周子恐後人滯於有故曰太極本無極猶莊子各元氣曰大塊塊猶極也大即太也而郭象解之曰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此可以證周子以無極解太極之義矣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老子之玄牝即易之太極也朱子謂玄牝者至妙之牝非尋常之牝然牝亦豈有物哉合而言之易之太極豈有物謂之曰太極本無極可也老之玄牝豈有物謂之曰玄牝本無牝可也莊之大塊豈有物謂之曰大塊本無塊可也朱子與陸子論太極無極數千言惜未及此陸子深於禪老之學聞此未必不服也

舟船樂譜

卷十七

十七

鼓舞

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樂記云鼓之聲謹謹以立動以進衆故兵以鼓進蓋號令欲其嚴明而使人得其心此湯武所以重誓言周公所以有頌誥而吳起吮辛疽王翦同卒食田單激齊人之怒王霸待壯士之勇也

義帝

樂器圖有義嘴笛謂笛上別安嘴也深衣圖有義欄謂衣外別安欄也唐人稱假髻曰義髻又妓女彈箏銀甲曰義甲項羽立楚王孫心為帝以從民望不曰楚帝而曰義帝猶義父義子之稱

其放弑之謀不待如約之言而後萌矣

晏嬰鄭肅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語曰君子不黨勿口馬匹亡二子有焉

法立弊生

漢世立均輸平準之法其名甚美其意亦善也當時論其弊曰農人重苦女工再稅米見輸之均也富商儲物以待其急輕賈收賤以取其貴采見準之平也善乎莊子之言曰愛民害民之始也偃兵造兵之本也故周曰舊章漢曰故事當時論政不口舊章不可則曰故事不可廢今之紛紛好異者安得此語之

飛鳥遺音

丹船總錄

卷十二

六

易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名取象于鳥亦鳥之小者也斥鷃之捨榆數仞鶴鷄之巢林一枝非若九成來儀而音比于律九臯一鳴而聲聞于天也

天有十日

左傳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注十日自甲至癸十等自王至臺又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注口中當王食時當甲公平旦為卿雞鳴為士夜半為皂人定為輿黃昏為謀日入為僚晡時為僕日昃為臺馬中也日出也闕不在池尊王與公曠其位也禮記射義亦曰以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夫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十等王也公也卿也士也皂也輿也僚也僚也僕也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尚無等差氏得而犯之書曰王省惟歲師

尹惟日卿上惟月賈誼曰天子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按十日十等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于日中故日中當王雞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飼馬以夜半起故半夜當皂廋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多不通當缺之可也

出人不遠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入也不遠矣今本作出入非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出入如古言加人一等後世言出人一頭地云爾

荀卿雲賦

荀卿雲賦行遠疾速而不可託訊書問也行遠疾速宜於託訊

升鑑總錄

卷十一

十九

今雲者虛無故不可託訊也楚辭九章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亦此意也荀卿屈原相去不遠命辭蓋同

項羽學兵法



項羽自少不肯學書而劍而叔父梁授以兵法夫兵法之書多矣孰有加于孫吳司馬法哉吳子云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常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嗚呼項羽可謂好戰矣可謂數勝矣是高祖一勝於法當常項羽數勝於法當亡此而昧馬所讀何等兵法也垓下陰陵遊魂假息猶云天亡豈不謬哉○或問數勝者亡何也曰爲卿李克之說備矣荀卿之言曰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爲勝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

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之民日不欲為我鬪不亡不止也李克之言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主驕則上極民疲則下極上下俱極國之亡猶晚二子之言皆執諺云殺人一千自損八百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故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俗儒泥古

趙括之兵法房琯之車戰劉歆王安石之周禮其法是也其時非也澤麋而蒙彫虎之皮尸鳩而傅鶴明之羽適足增其累耳胡致堂必欲行封建張橫渠必欲行井田幸而不用子時不幸而試其敗塗地矣朱子猶惜其有志未就而卒亦迂矣哉

無為而治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揚子法言或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龔季堯之爵行其父之道法度章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夫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莊子曰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嗚呼莊楊二子之言可以發夫子未

盡之蘊矣使夫子九原可作亦必以其言爲然矣當合而觀之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直上無爲於觀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曰漣風行水成文也蘇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骨之三昧也

雜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雜噫注雜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琴操曰李桓子愛齊女樂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

丹節總錄

卷十一

十一

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雜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收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觀雜之飛鳴嘆曰山梁鴻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雜噫之歌曰彼婦之叩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此優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所云雜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畏於南楚歌雜噫於東魯亦用楊子之語也今本無雜字故詳具之以廣異聞

寺人之令

秦風有車隣隣有馬白鑣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此詩之意在後二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擁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初

已如妣姍笑三代柄用闈宦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年表
書穆公學于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即寺人也史書之醜也三
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為師保而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為
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不待始皇胡亥已然矣則景監得以薦
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於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
秦風垂戒深矣史記所書穆公學于宁人其得聖人之意乎春
秋所以狄秦者不為過也繼序者乃以為美秦伯始有車馬蓋
因首二句而意度之朱子詩傳亦從之不思美其車馬兒童之
見也亦何關於政治而夫子錄之手筆谷嚴氏曰秦興而帝王
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夫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納牖遇巷略無間隔氣象何如也既見而竝坐
鼓簧與三代廢歌喜起警戒叢脞氣象何如也秦之為秦非一

升鉛總錄

卷十二

廿二

日矣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
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江之津樂府桂樹作
桂之樹文法皆異

榮字當入東字韻

榮音與融同楚越齊魯其音皆同也按淮南子云聖人之能固
已多矣而所守又約故動而必榮愚人之知固已少矣其所事
者多故動而必窮以榮與窮叶越絕書曰種畱封侯不知令終
三賢比得種獨不榮以榮與終叶古韻已如此後世入庚字韻

蓋誤以紫為芣也

孫承節論周子無極

孫承節謂周子無極而太極一句蓋墨翟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憤然而曉諱無已也方逢辰曰孟子發性善一語反以激荀揚韓子之爭端周茂叔說無極而太極亦以啓陸子靜之排詆立言之難如此孔子所以欲無言逆知後人之弊乎

東西二周後辨

春秋三傳及戰國策稱東周西周王城成周高誘注戰國策曰西周王城也今河南東周成周也故洛陽今之河南合爲一城故後之讀者難於分析今之學者不惟專經之士昧之而大儒如胡文定公博學如鮑虎注戰國策亦謬以千里元吳草廬作

舟鑑錄

卷十一

廿三

東西二周辨正鮑氏之誤明且哲矣而胡文定注春秋之誤則未之糾正也春秋昭公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胡傳曰不曰入于京師者京師衆人之稱不可擊之入也其曰成成云者忝離而次不列而降為國風之意嗚呼斯言也何其謬哉地理不考而妄立議論何異昧目而道黑白乎今特辨析考證之以洗千古之惑然非予之臆說也按尚書洛誥云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孔安國注云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瀍水東下都也處殷頑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所謂下都即成周也以此規之王城成周自是兩處明矣先昭公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此年天王入于成周

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杜預曰入于成周猶未得王都也
其言豈不明哲乎東萊呂氏其學深于中而精于古今地理之
沿革者也其作大事記曰漢河南縣即鄭鄭周武王遷九鼎周
公營以爲都是爲王城漢洛陽縣周公營下都以居殷頑民是
爲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
王畏之徙都城周汪克寬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公羊以爲東
周襄弘謂敬王爲東王王城在成周之西故公羊以爲西周襄
弘謂子朝爲西王之數說考證詳練足訂胡傳之謬孔子作春
秋亦據事直書豈有改地名以爲褒貶者乎雪山王氏詩總聞
曰王城下都皆周公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
入其慮患若預知者詩云大東小東杼軸其空平王自鎬京而
遷王城千里而遙所謂大東也敬王自王城而入成周百里而
遙所謂小東也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故詩曰誰能西歸懷
之好音又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皆是一意也近時無錫邵
尚書國賢曰天王入于成周下都也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
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襄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
其任怨也大矣非忠之至者其孰與于此或者不知王城成周
爲二遂以入成周爲入于京師使遷都之說卒無所歸而弘之
忠不白于後世嗚呼地之不考乃害於義如此哉慎按邵尚書
之說或者正指胡文定而不欲明言蓋近日學者之病寧得罪
于孔子而不敢得罪於宋儒類如此虞文靖公云今人但見宋
儒六經而不知宋儒以前六經有味其言執憤故捨先哲遺言

為東西二周後辨以補吳草廬夢禾備亦有夾谷之奇若程雪樓之賞契者乎

班出

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起行頭者謂之跳出今曰擡頭

左傳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又有變例如子產答子皮云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此乃引周易棟橈凶之義而不言易嘗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子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語益矯健此蓋省字

冊銘錄

卷十二

廿五

又一法也卻至聘楚辭亨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

干城其民也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會言

侵欲不已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已腹心股肱爪牙

故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騭曰古文取詩即云詩取書即云書蓋常體也或以康

誥為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為西方之書見國語以咸有一德為尹

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傳不

曰五子之歌而曰夏訓有之左傳直言鄭詩曹詩國語止稱汙曰武

曰左傳或稱芮良夫左傳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卒章為亂辭國語摘

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

謂之卒章並左傳凡此似亦略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

毋補陳氏之言子論有契焉故品載之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執庶事康哉又詩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
濟濟書曰良執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平晉以後不復
有此工緻矣

蘇子由云商人之書簡潔而明肅其詩奮發而嚴厲非深於文
者不能為此言

孟子之言性善興起人之善也其蔽也或使人驕荀子之言性
惡懲創人之惡其蔽也或使人阻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又曰有教無類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
君子之道鮮矣宋嘗曰善以驕人之志也未嘗曰惡以阻人之
進也此所以為聖人之言非賢人之所及也曰若是則混與三
品之說是乎曰又非也知孔子之言性異乎孟荀揚韓四子始
可與言性也已

舟船總編

卷十二

廿六

左傳曰楚辟我衷柰何效辟又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劉更生
曰既不善胡足效哉宋人曰既不是不可學他不是理則一
也載事者曷文其辭乎是街談巷議也非史也

王莽詔曰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霸象冬宋邵氏皇
極經世之說祖之

漢書引尚書放命比族又無遨逸欲有邦皆與今文異又引論
語君子之道焉可離也注無同也

朱晦翁謂孔子言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今觀太史公作伯夷傳清身甚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嘆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說于聖人可謂良史矣宋人不達文體是以不得遷之意而輕為立論真西山文章正宗云此傳姑以文取其言又謬若道理有矣即不成文文與道實二事乎益見其不知文也本朝又有入補訂伯夷傳者異哉

周禮量人書天下之涂數而藏之法謂支湊之遠近支者支分湊者輻湊道途之分合也書而藏之如唐人國照圖皇華四達圖國朝之寰宇通衢也

升祭禮記

卷十二

廿七

晉司馬彪傳云春秋不脩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此以亂為錯亂之亂其說亦異

丹鉛總錄卷之十二終

博南山人升菴楊慎用脩著集

滇南心泉梁佐應合校刊

訂訛類

越絕越紐

越絕後篇隱語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又曰厥姓有口承之以天乃衣與吳也論衡按書高云臨淮袁太伯素文術會稽吳君高豈即其人乎又曰君高之越紐錄疑越紐即越絕也絕與紐字相近

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云說築傳

巖之野築之為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稱求其說而不得遂

丹鉛總錄

卷十三

乙

謂傳說起于板築雖孟子亦誤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

象之才也猶書曰迓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為庖人若然則

衡稱也尹曰迓衡其亦舞稱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之故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

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訛子貢如此則子貢一荷頗耳聖

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

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囊耀其辭辨利人皆信之雖朱

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

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

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

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為之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

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禘諫革創之左氏遂謂禘諫謀于野則獲蓋因革之一字誤之也孔父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一字誤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燭譖申生必將如吉甫之撥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檠旒

楚辭紛檠旒乎都房王逸注引詩曰檠旒其華今詩作猗儺司馬相如賦又檠旒以招搖楊雄賦旒旗郅偁之檠旒王褒洞簫賦形檠旒以順吹其用字皆自詩楚辭來當依詩音作猗儺特古今字形有異耳今以猗儺爲平音檠旒作仄誤矣

丹鉛總錄

卷一三

萬歲夜

姚寬戰國策注博引諸書以證之用心亦至矣然猶有遺也楚策楚王游雲夢謂安陵君曰樂矣今日之游寡人千秋萬歲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下數行曰萬歲夜願以身試黃泉尋蠶蟻夜如左傳注窀穸厚夜之夜最見人臣不敢斥言之意今本改夜作後不見古人立言之妙矣

湘潭雲盡暮烟出

劉涇巨濟收許渾手書詩湘潭雲盡暮烟出今本烟作山細思之烟字爲勝

子見南子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矢之辭亦甚昭矣四後世王符劉子玄

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矣爲誓否謂不合理不山道亦淺之乎觀
聖賢矣孔鮒云古者大享夫人與焉於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
夫人享夫子則夫子亦弗護已矣樂肇曰見南子者特不獲也
猶文王之居菱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合
二說而觀之則矢者直告之非誓也否音否聖之否古者任於
其國則見其小君子踣意以孔子既不任衛矣而又見其小君
是求仕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非不說夫子之見也子直告之
曰予道之不行其否屈乃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興
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吞其糞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
白而王符之徒亦無所吹其聲矣

微子

升管總錄

卷十三

三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
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凡知之乎予曰書傳未聞乃笑
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
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
伯之降借名于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
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
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
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王臣蹇蹇

易王臣蹇蹇沈存中云王五也臣二也蹇蹇者五蹇而二亦蹇
是王臣蹇蹇也此說甚異

五行間色

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爲正色相克爲間色正色青赤黃白黑也間色綠紅碧紫流黃也木色青故青者東方也木生火其色赤故赤者南方也火生土其色黃故黃者中央也土生金其色白故白者西方也金生水其色黑故黑者北方也此五行之正色也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克土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克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克火故也戊癸合而爲流黃則流黃者黃黑之雜以水克土故也此五行之間色也流黃一作駟黃又漢人經注間色作姦色禮記間聲作姦聲

優孟

滑稽傳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爲壽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劾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爲寓言云欲復以爲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下淨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爲王欲復相之事乎

貌字音墨

莊子人貌而天史記郭解贅人貌榮石唐楊妃傳命工貌妃於別殿皆作入聲讀杜詩畫工如山貌不同又曾貌先帝照夜白又屢貌尋常行踏人梅聖俞詩妙娥貺玉輕耶耶自注音墨

升給總錄

卷十三

四

月中嫦娥

月中嫦娥其說始于淮南及張衡靈憲其實固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也見于呂氏春秋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也後訛為嫦娥以儀娥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以失其義叶信如何也詩以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玄以各遵其儀叶不偏不頗史記徐廣注音儀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矣每以語人或猶未信予曰小說載杭州有杜拾遺廟有村學老題為杜十姨遂作女像以配劉伶人皆知笑之不知常儀之為嫦娥即拾遺之為十姨也

君主妻河

丹鉛總錄

卷一三

五

史記年表秦始皇以君主妻河君主秦君之女其曰君主猶後世公主也妻河沉之河水如河伯娶妻故事蓋戎俗也呂東萊作大事記不達君主之義改主為生又改生作甥失之遠矣是以君子無貴鑿金也

史記差訛

史記近無善本屢經翻刻愈益差訛蓋苦為不知者妄改耳如韓信傳此特匹夫之勇耳也耳下元有也者湏溪批云此耳也字耳司馬相如傳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湏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一句長卿故倦游為一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籠之中目而欲窺維深雅健之心胃無惟其然獨可為一二好古之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勝胎蝦寒鱉
 炙能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鼈蓋包鼈膾鯉毛詩舊句淺
 識者孰不以為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連音
 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
 國饌用此法鹽鐵論羊淹鷄寒雀馴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
 蒸麇劉熙釋名韓鷄為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將行耻令
 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刻本為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吳
 軍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
 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
 升鉛總錄 卷十一 六

李泰伯不喜孟子

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
 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
 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警爨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揚氏
 為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
 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本
 仁論引以至仁伐不仁適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
 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

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秦伯蓋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
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
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為無根之游談故詳辯之

長頸高結

韓文石鼎聯句序長頸高結喉中作楚語結字斷句結音疊義
亦同西漢書疊皆作結文公正用此今多作結喉誤矣且中作
楚語成何文理

黔首

秦義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
李斯刻石頌秦德曰黔首康定太史公因此語遂於秦記謂秦
名民曰黔首朱子註孟子亦曰周言黎民秦言黔首蓋因太史
公之語也然秦義內經之書實先秦世黔首之稱古矣恐有不
因秦也不然則二書所稱亦後世勦入之說為可疑耳

古詩後人妄改

古人詩句不知其用意用事妄改一字便不佳孟蜀半嶠楊柳
被詞吳王宮裡色備深一簇烟條萬縷金不忿錢唐蘇小小引
即松下結同心按古樂府小小歌有云妾乘油壁車即乘青驄
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牛詩用此意詠柳而貶松唐人所
謂專題格也後人改松下作栢下語意索然矣

焚書起于韓非

秦焚書坑儒起于李斯乎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
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講談多誦先占之

書以亂當世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
又曰羣臣爲學山字好辯可亡也又言舍法律而言先王者上
任之以國主以是過予而臣以此徒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
今若舍符節作備者乃韓非匪斯也凡爲異說者一則駭再則
習始則疑終則行矣宋儒有過求者乃謂斯之學出於荀卿焚
坑之禍卿有以啓之卿掌入秦見應侯譏秦之無士矣舍非而
罪卿所謂洗垢而索瘢者耶

羿射日落九鳥

古傳言羿射日落九鳥鳥最難射一日落九鳥言射之捷也而
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惟文士循
名而騁奇異哉

丹臺經錄

卷一三

趙李

阮籍詠懷詩西游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年以爲趙飛燕李
夫人劉會孟謂安知非實有此人不必求其誰何也不詳詩意
咸陽趙李謂游俠近辛之儔漢書谷永傳小臣趙李從微賤尊
寵成帝常與微行者籍用趙李字正出此若如顏延年說趙飛
燕李夫人豈可言經過如劉會孟言當時實有此人唐王維詩
亦有日夜經過趙李家豈唐時亦實有此人乎乃知讀書不詳
考深思雖如延年之博學會孟之精鑿亦不免失之况下此者

耶

盜筆

老子服文采帶利劍飲食而資實有餘此之謂盜筆韓非解

云等也者五聲之長也等唱則衆樂皆和大姦唱則小盜和故曰盜等今本誤作盜夸與等字相近而誤也

淵明讀書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士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如秦近君之訓堯典曰稽古者比比皆是後進彌以馳逐漫漫而無所歸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于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胥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丹錦綴錄

卷十三

九

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觀觀山海圖其著聖賢群輔錄三孝傳著孝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于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子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涵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菴字義

今人別號菴字印章往往不同緣說文本無菴字庵彌俗也予嘗考之菴字古書所用者蜀都賦八方菴藹王克論衡桃李梅杏菴丘蔽野皆取菴覆之義至三國及晉始有菴幔菴間之語與今人所用菴字義同菴字不可謂不古也但篆籀以說文爲宗說文不載之字用於印章似爲未安又搜古篆有作菴者又止借合者石鼓文作審其字從穴亦人居也此真温陵古寺

一冊有元人止菴印章菴字作龠詳玉篇並部有龠爲舍切覆蓋也考古圖有伯戈鑄釜蓋器名而借爲養舍字况舍形似器亦猶漢陶之觚稜其形亦本酒器也未知是否以俟知者

西施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直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鷓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既滅即沉西施于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鷓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鷓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鷓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鷓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鷓夷爲范蠡之鷓夷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于疑網也既又自笑曰范蠡不幸遇杜牧受誣千載又何幸遇予而雪之亦一快哉

呂梁碑

羅泌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爲小篆而訛泐者過半其可讀者僅六十言碑中序虞舜之世云舜祖蒼梧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產舜質之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爲婚之疑矣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臺台臺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密不密

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紀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汲冢文誣

汲冢瓊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妹喜交其誣若此小人造言不起自戰國之世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

部色

教坊家有部有色部有部頭色有色長元周伯清訛呼部頭爲丹鉛總錄。卷十三。十。務頭可笑也部知法部胡部之類色如雜劇色鬪策部舞旋色叅軍色之類諸以雜劇色爲首雜劇用四人或五人末泥色主張引戲分付副淨色發衙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收孤老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見宋氏灌園古抗夢遊錄

均即韻

唐書樂志古無韻字均即韻也五帝之學曰成均均亦音韻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論語曰成于樂是成均之說也周人立大學兼五帝及二代之名東序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北學爲上庠南學爲成均宜學言語者夔之成均則均之爲韻義益明矣潘安仁笙賦音均不恒曲無字八制注均古均字鵠冠子五音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唐書李嗣真傳引周禮均工樂胥不得列於士

偃曝

孟浩然詩草堂時偃曝蘭世日周旋偃曝謂偃卧曝背也用文選王僧達寒榮共偃曝之句今刻孟詩不知其出處改作掩瀑可笑而謬者猶曰詩刻必去註釋從容咀嚼真味自長此近日強作解事小兒之通弊也蓋願中有物乃可言咀嚼而出真味若空腸作雷鳴而強為蔓蔕之狀但垂饑涎耳真味何由嘗哉

卷畫

畫家有卷畫雜彩色畫也吳典有卷畫溪然其字當用謚卷乃魚網非其訓也張泌詩卷岸春濤打船尾謂魚網遮岸也此用

字最得字義

左思蜀都賦卷講翠鈞輒鈞

升鉛總錄

卷一三

十一

辨妾字从辛非古象

邵文莊云妾之于禮久矣有媵而妾者有卜而妾者卜而妾者聞命而趨不待六禮故謂之奔傳曰疲於奔命蓋言速也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是故女之嫁者有二道焉有聘而嫁者有奔而嫁者慎按天文有織女主貴女頂女主賤女貴女則嫡也賤女則諸候之副宮九媵大夫之側室三歸也禮之所謂買妾奔則為妾皆不備禮之謂也先王制禮豈不欲六禮皆備而後歸執禮不下庶人勢也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也荒年殺禮多婚欲繁育也許氏說文妾字從辛女之有罪者為人妾漢緹縈上書願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此蓋秦法周之盛也決不然也周禮有女奚之條亦劉歆附會文姦以欺王莽者殆不

可信王莽末年令天下奴婢贖還爲良朱子綱目亦善之豈有周公制法不如王莽乎妾字从辛蓋亦秦篆非古篆也

𦍋

相如上林賦郁郁菲菲紫香發越𦍋蠶布寫褌裼褻司馬彪曰𦍋過也芬芳之過若蠶之布寫也說文蠶知聲蟲也爾雅圓貉蟲蠶郭璞云蛹蟲廣雅土蛹也毛晃曰古蠶字作向晉大夫羊舌𦍋字叔向左傳釋文香兩切取𦍋向布寫之義又楊雄羽獵賦蠶習如神李善曰蠶習疾也蠶與響同習與忽同又井泉賦薶咲𦍋以棍批則𦍋蠶蓋古語也○響習之一字古只作鄉漢書天文志鄉之應聲是也又作嚮易繫其受命也如嚮荀子應之如影嚮莊子若然嚮然是也左傳作向楊雄賦作鄉漢隸作𦍋又作響又作諒凡此等類韻書亦豈能盡載也

丹鉛錄

卷十三

十三

𦍋字音義

𦍋許金切與歆同音爾雅𦍋與也周禮笙師職云大喪𦍋其樂器鄭注與也又司服大喪供其𦍋衣服司裘大喪𦍋裘司干大喪𦍋舞器司樂大喪𦍋樂器鄭注皆解爲典蓋襲用爾雅之誤成周聖世豈有大喪用笙樂舞器之理乎按此𦍋義蓋謂陳而不作耳唐崔祐甫獨孤及墓銘𦍋未楚挽徘徊墓田李華權文公墓銘𦍋隧納書禮優職襄宋景文真宗輓歌云𦍋宴淨晨旭邊簫咽愴霞周平園主祐哀書云桂輪隱暉椒掖𦍋儀皆得其解矣○考工記善防者水滂之鄭氏法讀滂作𦍋謂水淤泥土而滂着之則助之爲厚也唐書滄州無埭渠久𦍋塞薛大昺浚

之此厥塞字義本鄭氏考工記注併附於此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于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蓋晉改之以入史耳劉靜脩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道作令伯祠記辨僞朝字惜未見此

出師表缺句

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國志按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

辨刻刊字

說文刊削也又剝也楊子雲方言序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謂不可削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宗鄭玄而削王弼其序曰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是也至宋人轉失其義乃以爲刻木印書之義如王氏揮塵錄所云郡府多刊文籍且易以刊爲刻訛矣刻鏤木也從晉書虞溥傳當作剡從陶隱居茅山碑當作棊從丁度集韻又作缺皆鏤木印板之義刊爲俗字不可從也

九宮七色

與九卷九宮同

九宮七色之說出于乾鑿度云伏羲特龍馬出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謂之九宮其色則一六一爲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今大統曆中每月列于下方謂之飛九宮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符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鍾葵鍾馗終葵

俗傳鍾馗起于唐明皇之夢非也蓋唐人戲作鍾馗傳虛構其事如毛穎陶泓之類耳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後世畫鍾葵于門謂之辟邪由此傳會也宋宗懔妹名鍾葵後世畫工作鍾馗嫁妹圖由此傳會也但葵馗二字異耳又曰終葵菜名周禮考工記大圭終葵首注齊人謂槌曰終葵圭首六寸為槌以下殺說文大圭長三尺上終葵有禮記注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玉藻云天子搢珽挺然無所屈也顏之推曰北齊有一士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嘗出境聘東萊王韓問曰玉珽杼上終葵首當作何形乃荅曰珽頭曲圓勢如葵葉耳韓乃忍笑

丹鉛總錄

卷十三

十五

蔥莠即蒞勒

韻書四蒙莠字下注云蔥莠竹名而不詳其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皚皚落落微雪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牢弩箭磨青石綉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今東廣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宿則濕復初字又作蒞勒東坡詩倦看蒞勒暗纒村

麥含金

梁鴻傳載鴻詩二首麥含含方秀刻本皆如此藝文類聚引之作麥含金爲是金與含相似而衍爲二字也此當表出之

以蠡測海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注曰蠡瓢瓢也然蠡字从蟲若與瓢義不協又按楊子方言云蠶瓢瓢也字從瓜从蠶劉向九歎云咆蠶蠹於篋籠今閩廣之地以蠶魚殼爲瓢江淮之間或用螺之大者爲瓢是以蠶殼代瓜匏用也故蠶字之取義蓋之暇日與簡西密談及此漫筆之

蕭暉與脩暈字義

衛觀華山碑神樂其靜脩暈無形注脩暈與蕭暉通飛騰迅速

丹鉛總錄

卷十三

十六

之音也言神人異處逼近則不敬黃庭經姤女窈窕翳暉字雖異其義一也

木匠搦卵字

近峯閣略說木工搦卵字引伊川語錄云杓鑿者搦卵也搦卵

圓則圓搦卵方則方又引文筴如室新構而去其鑿契注鑿契筴也又引金史張中宇制小舟不假膠漆而首尾相鈎帶謂之鼓子卵余按搦卵字當作筴牡筴字出考工記及文選注而漢書五行志所謂閭牡者義取牝牡蓋杓者刻木端以入鑿有牡之象鑿者空其殼以受杓有牝之象筴牡二字蓋亦古矣搦卵字蓋亦後人撰借爾

杓鑿

柎字從木從內考工記調其鑿柎而合之宋玉九辨圓柎而方鑿方吾固知其鉏錡而難入今瓊子程文襲用柎鑿不相入彼此相效莫知其非也夫柎鑿本相入之物惟方柎圓鑿則不相入今去方圓字而曰柎鑿不相入字義之不通文義大謬矣其者寫柎字作柄字尤可笑也

泊薄同字

老子道德經薄作泊王充論衡酒之泊厚同一麴蘗人之善惡同一元氣又曰人生于陰陽有溼有泊玉生于石有純有駁泊薄同一字也

苴有十四音

苴七閭切麻也子閭切苴杖也又子旅切獲中薦也又布交切

升鉛錫錄卷上天苴地名在益州見史記注天沮巴同又子邪切萊壤也一曰獮

場又似嗟切苴呼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木中傳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赤一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

又側不切蒼草也又側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醜也又子余切

苴苴囊貨也

顛冬

山海經小徑之山有草名藹赤莖白華如顛冬也顛冬天門冬

也

查字考

說文查浮水也今作槎非槎音詫邪所也國語山不槎蘄是也

今是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于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
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曰桂星查道藏歌詩扶
桑不爲查王勃詩遊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
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賂賓王有浮查詩劉道友有浮查硯賦
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至唐人猶然任希古詩泛
查分寓漢孟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鱗又云土風無縞
紵鄉味有查頭又云橋崩卧查擁路險垂藤接皆用正字不從
俗體此公匪惟詩律妙字學亦超矣杜工部詩查上覓張翥又
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變搔頭縮項鱗七言律奉使虛隨八
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頗殊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逐
律筆妄改古體則視爲冷局俗目不擊幸存舊文耳

蘭蘭字

卷十三

十六

蘭蘭字

古文嬾與懶同見後漢書嬾亦借作妍媸之妍論衡云形佳骨
蘭皮媚色稱又骨體蘭麗皆妍之借也蘭乃嬾省東蘭又省女
古人用字意勝于法例如此

岫音詠

文選吐餒生風欽野歎日月爲之摧震震音真山所臻切字一
作岫

古人避諱

古人避諱改字自有意義司馬遷父名談史記諱趙談爲趙同
以古音談亦音同也急流章必談叶葉是其證也明帝諱莊改
莊勅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以莊與嚴古同音殷武詩叶音

是其證也宣帝諱荀改荀卿為孫卿亦然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真方今失其行今失其行今文作賦道按古文衍从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我水既靜我行即平五子歌以衍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行人之鴈行凡行當作斯見龜筮傳

頤音陽

釋名東北偶為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易頤者養也頤亦音陽

捷打同字

書曰捷以記之捷音入聲又轉入上聲俗用打為捷非打字从

舟錄錄

卷上

五

手从丁當喜丁歷切見歐陽公集古錄云打字以音義言之當為丁歷切不知何以轉為莫迥切蓋打字從丁也魚鳥同音又轉為入聲與鏑同其義皆訓擊也義與捷同故俗借用之是知虞書捷字轉為打韻書音鼎歐公音鏑俗打語打坐打乖作捷上聲於音和同為透字母也古俗皆通

穀殺

孟子吾不忍其穀殺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穀本古文解字見周禮其字從穀省殺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穀鼎食也俗作餼牛之恐懼字當作穀餼從豕尾懼之貌餼從角角懼之貌漢隸人作棘疎凍寒戰病也借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吳吳

吳音華大口也字从口从大與吳不同後漢戴就傳鈇斧注引張楫慕文音華其字从金从吳也若詩不吳不教吳音吳張子厚理窟云云當音吳今多音華非首吳吳自吳何得混邪

青雲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執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高方易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志曰仰

丹鉛總錄

卷十三

二十

青雲觀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圭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文表豕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音聞巢許今觀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儼客張兔且不能挂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宣仕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觀靦富貴之心則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精鑿醍醐

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

五斗為穀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之字以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品象三米之形无是意義佛書以醍醐之教喻於佛性從乳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也

慰愍沉也褚伯秀云慰愍從鬱音義始明白叟叟也矣稍門也叟音蕭若隱若顯貌南史楚辭鈔風颭颭兮木杪杪同西

藏舟船於海壑正合其宜隱山嶽於澤中謂之得所然造化之力擔負而趨變故日新驟如遊水昨我今我新吾故吾義亦然也成玄英疏

藏舟於壑藏山於澤此藏大也藏人於室藏物於器此藏小也小大雖異而藏皆得宜猶念念遷流新新移改是知變化之道無處可逃也故曰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遁

丹鉛總錄

卷三

世

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伸者不勝成玄英曰自然之理有寄物而通也與托焉而逃同音

丹鉛總錄卷之十三終

丹鉛總錄卷之十四

北曲

南史蔡仲熊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哢之更數十北曲亦失傳矣

書劄甲劄

書韻謂之劄釋名劄櫛也編之如櫛齒相比郭知玄集韻序銀鈞乍閱盪櫛行披是也又甲亦曰劄養由基射穿七劄杜預射不穿劄王幼學云劄甲劄也編之如櫛齒相比書劄甲劄雖差用皆似櫛齒相比故以為况耳

丹鉛總錄

卷十四

乙

空有四音

空字有四音平聲音枯公切說文竅也天曰太空沙名方空從平聲上聲音孔考工記函人脤其鑄空舜紀穿為匿空旁出莊子壘空之在天澤注小穴也張騫傳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柳子厚祭張舟文空道北出武邊蠻陬大宛傳曰張騫擊空音音作上聲去聲音控詩不宜空我師論語其庶乎晏空楊子酒誥之篇俄空焉唐詩潭影空人心又曰天空霜無影皆音去聲入聲音窳古者穴地穿崖而居謂之土空司空官名居四民時地利也故曰司空周禮注司空主國空地以居民空地即窳地也天上星有土司空亦映地之土穴詩曰陶復陶穴又曰曰為改

歲入此室處室即土空也冬時萬物閉藏故司空之官屬冬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于湖帝至于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于湖今之歷陽也帝至于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温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下句也張耒作于湖曲以正之

硯

硯韻會以爲硯字非也元次山文惟石臨淵硯硯石顛自注硯綺競切音義近瑩非硯也

何與呵通

賈誼過秦論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注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按他注解誰與誰同與高帝紀誰

丹鉛總錄

卷十四

二

讓與之誰同何與呵同讓讓之也何呵斥之也何官如今之盤詰字關者

對專華不敷五字同文

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不花足也易曰震爲專專華蒂也通作敷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蒲枝字又作夸莊子折揚皇夸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夫與華爲韻可證也

晁公武讀書志多誤

晁公武讀書志載人名地里多誤如云李太白爲山東人不知樂史所序謂太白携妓遊山慕謝安之風自稱東山李白杜工部因有汝與東山李太白好之句而俗士不知倒之爲山東也太

白之生則在蜀本其胄則在隴西與山東風馬之不相及也以張唐英與張君房合爲一人尤可笑張君房太宗時人唐英乃商英之兄字次功蜀之新津人何得爲一人乎其疎畧如此

先其祿命

漢書律歷志劉歆條奏引書曰先其祿命師古曰逸書也言王者統業先立筭數以命百事也祿古筭字近俗本改祿作筭而俗士不知筭命之義又顛倒其字作先筭其命成何語言似星士招牌矣可笑也又可惡也凡古書有古字不可輕改若依古作祿則人雖罕識而識之者必博古士也未必要改作先筭其命也他如斟若畫一通鑑改斟作較不知斟勸斗斛也較車耳也其義殊遠左親戚去墳墓通鑑改左作離運籌帷帳通鑑改帳作帳陳平雖美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冠玉下去一耳字便失其指皆是爲拙工廢繩墨耶舉一二其餘更僕窮紙不能數也

牛繼馬

晉書云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槩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其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今通鑑省其文云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牛金可謂枉著一死又負穢名殊可笑也又按唐元行冲元魏之後著魏典二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條舊史云帝本出牛氏誣辭也魏道武帝名健繼受命此其應也

文選嘯嘯字

文選陸機文賦或奔放以諧合務嘯嘯而妖冶注引卑蒼曰嘯
嘯聲兒嘯與嘯交獸同才曷切今本嘯誤作啞獸作獸余得古
本始正其誤

李陽水

李陽水字少溫見于宣和書譜吾子行乃云陽水即李潮之字
亦猶是公武以張唐英為張君房也唐英字次公新津人張商
英之兄仁宗明道中狀元見黃東發古今紀要選舉考誤作唐
卿亦當正之

鄭玄解經有不通處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鄭玄曰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

舟鉛總錄

卷十四

四

稱祖矣孝經云宗祀文王是文王稱宗王肅駁之曰鄭引孝經
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祖宗自是不
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也審如鄭言則經當言祖祀文王於
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王肅之言可證鄭玄之謬而宗
者尊也四字有根據慎按宗與尊古字通用左傳召伯宗公手
作召伯尊古帝尊盧氏亦作宗盧氏可以為證鄭氏之誤正坐
以宗為祖宗之宗而不思宗尊通用之字也朱子谷楊元範書
曰字書音韻是經中第一事先儒多不留意然不知如此等處
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亂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其害事
也其此類之謂乎○崔靈恩因鄭氏之說遂傳會之曰文王稱
祖亦稱宗武王稱宗亦稱祖祖宗通言爾嗚呼信如其說昭穆

可易位父祖可倒置解經如此朱子所謂亂說害事豈不信哉
太白遊歷出處

余嘗在杜少陵有年譜而太白出處略不著見因刊定李詩遂
就其集中遊歷及小說諸家著其梗槩今書于此○太白生於
蜀之昌明縣青蓮鄉昌明今之彰明也讀書于縣南之匡山杜
子美贈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指此山今以爲匡廬
非也太白非九江人何得言歸來乎此見晏公類要

又鄭谷送人入蜀詩雪下文君沽酒市雲藏李白讀書山益可
證杜注之誤少以才名爲採訪使蘇許公所知疏薦于朝曰趙
獫狁數李白文章微君並不就開元初自蜀入京賀知章以謫
仙呼之未久還蜀見鄉人司馬相如誇楚七澤遂下荆門娶于

丹鉛錄

卷十四

五

許氏因父寓巴陵洞庭之間故其詩有云郢門一爲別巴月三
成弦可證也再入長安客遊山東其詩有云顧余不及仕學劍
來山東是也在山東與元丹丘輩營石門幽居携家與君焉其
送杜子美于石門訪范山人于蒼耳林皆此際事未幾又入長
安應制賦詩忤貴妃乃賦秦樓月以寓戀闕意乃遊江南池州
會稽而留家于魯其詩有云我家寄東魯誰種龜陰田又送人
之魯云我家寄在沙丘傍三年不歸空斷腸是也遂欲卜居池
州之藍岑又未幾去之廬山遭求王璵亂求王敗繫澤陽謫夜
即遇赦歸復至池州蓋公平生遊歷所卜居曰荆門曰石門曰
嵩陽而心獨繫于秋浦舊遊可考也故旣返初服遂就息焉將
有終焉之志而首丘之懷不忘故其懷趙徵君楚詩云國門遙

楚人亡弓之說且云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悖可謂曲說矣其他篇有云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其意以白比君道青比臣道驪者色之雜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而雜君道也金本制木而木賊金猶君本制臣而臣掩君也其說類易所謂玄黃論語惡紫奪朱同而頗費解說又曰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解云黃中正之色馬國用之材故曰與類碧不正之色鷄不材之禽故曰與暴其說類孟予白馬白人之例然其淫放頗僻去孔孟何啻千里

廣文選

近閱廣文選阮嗣宗碑乃東平太守嵇叔良撰而妄改良昨夜

冊鉛總錄

卷十四

七

不知叔夜之死先于阮也中山王文木賦乃以文爲中山王名而題作木賦宋王微詠賦乃誤王爲王而題云微詠賦下書宋王之名不知王微乃南宋人史具有姓名而踈繆如此殊誤觀者

夏侯湛樂毅論

夏侯湛作樂毅論以爲毅近王者之師而王通亦取其說過矣齊人伐燕不能置君而去之故燕畔及燕人伐齊亦不能置君而去之故齊畔昔以燕伐燕今以齊伐齊何王師之有

俊法

古比陵志有漢司農劉夫人碑文許劭所製存者僅百十字中有俊法二字不知何音義又酒官牌有名字亦不知識書以詢

天外鄉路遠山隔朝憶相如臺夕夢子雲宅峽竟不果其語也
竟終于採石病革簡以詩草托友人捉月之說蓋流俗衡言云
唐殷文珪高瞻皆有過李白墓詩既有墓墓沉俗之傳不可誣
先賢與子美來陽之誣同

恁字音

班固典引勤恁殊力注恁思也如深切今轉音作去聲

寺人即侍人

文選宦者傳論寺人掌文宮之戒寺音侍於義始叶古文多省

白鎔

儲光羲京口題崇上人山亭詩叫海鴻聲軒軒江燕翼奇言

清淨者閭閻徒白鎔按子書鎔畢裝切金別名其音與翼韻不

丹鉛總錄

卷十四

六

叶或是善字善唐韻音蒲北及草也言閭閻民窮惟白草而已

孟浪之言

孟字當音冒分韻當與夢同而今乃與漾同韻非也余前錄已

引淮南子正月之孟陽氣始動為證以辨其非近觀莊子孟浪

之言古本作孟字从亡从皿音莫浪切則孟與益本二字不可

混為一也益浪之益當在漾部而孟仲之孟自在送韻何疑焉

古人不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書云弗遑

暇食違卽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公孫龍子

史記載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其論曰馬非馬亦自附於仲尼謂

知者

滇字三音

滇字有三音漢書西南滇池音顛預州滇陽音真其後訛為慎陽也杜預傳滇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填字又音填塞之填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雉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唇謂之角其音啞啞確確然齒合唇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噦噦然齒開唇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夾俠古字通

吳大帝築東興堤左右結山俠築兩城注今柵江口有兩山滯須山在和州界七寶山在無為州界兩山對峙中有石梁俠讀作夾古者俠夾二字通用漢隸華山亭碑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有俠較隊皆以俠為夾

潔灑三字與濕同

許氏說文濕水名音榻即禹貢之濕水孟子所謂淪濟濕也班史地理志右北平後靡縣濕水南至無終東入庚水經注庚水與鮑丘水合後靡魏書道武帝如馬邑觀濕水注即紫河也出鴈門陰館縣頭山一曰治水師古曰濕方迫切丁度集韻濕灑灑三字同注曰水出鴈門合而證之則古名濕水音榻今名濕水音累二音皆通

甄嘽

晉書周訪擊杜曾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揚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于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鄭曰淫兩聲溢於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夫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誤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逸同逸成言樂之一終

卅餘錄

卷十四

九

甚長淫泆之意也逸成者若古之曼聲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勞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坊者水淫左傳是在虞紀而淫於水榜

兼與未通

古字兼與未同韓詩江之末矣作江之兼矣博古圖未實用享作兼寶用享

古歲字作遂

古歲字即歲時之遂今文歲字从步从戌年至戌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故制字从步戌前此未也宋姚孝寧已辨之予觀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陸賈著書不用秦篆而用古文亦卓士哉崔希裕略古篇古歲字作旦未詳其義然亦可證步戌之爲秦制而非古

矣

鄂字从卩

文選笛賦不占成節鄂注鄂直也从邑者乃地名也非此所施也據此則節鄂連綿字皆从卩而今刻本皆誤从下

笨字義

笨字音奔夫聲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王微傳亦有蠢笨之語今俗諺亦然朱子語錄云諸君亮只是笨不是此字乃書作益而音發之噫諸君豈笨者邪字尚不能識而欲譏評諸君乎

甄字音

甄微字見獨登進士時林據為樞密當唱名讀為堅音上以為

丹鉛錄

卷十四

十

真音據辯不遜遂坐貶後見姓譜云舜子商均封虞周封陳楚烈王時有陳通奔周周以舜君陶甄之職命為甄氏按說文甄陶也从瓦望君延又吳書孫堅入洛屯軍城南甄宮井上且有五色氣人入井探得傳國璽以甄真已名音叶以為受人命之符則三國以前未有音為之入切者矣孫權即位尊堅為帝江左諸儒為吳諱故改音真說文顛踵闕以真為聲煙咽以甄為聲馴馴以川為聲說以先為聲此皆先真韻中互以為聲也其後秦為符堅諱隋為楊堅諱皆暫避其音耳嘉祐中王陶作甄氏墓銘云甄以耳陶氏出於陳避皇符隋時以為甄南比溷訛姓音莫分本之於古乃識其真

佗字兩音

孟于尹公之佗漢書趙佗項羽傳項佗過秦論帶佗後漢華佗
五人各並音從何切讀爲駝左傳賈佗北宮佗陽佗毛詩陳佗
五人各又音拖

古文七作忝

方言吳有忝娥之墓東晉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忝娥之房忝
即七字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
夾與來皆忝字之誤太玄七政亦作忝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
作忝

斗音主

史記黃帝合萬靈於明堂正義引緯書黃帝明堂名曰神斗黃
帝含紐樞之府也斗者主也土精澄靜四神之主也周禮設斗
共其象也注斗音主疊音微禮喪大記沃水用斗注斗一作料
甘氏星經帝張四維連之以斗月從一辰復返其所漢書溼水
一石其泥數斗以灌以溉長我木忝

忝行二字之分

說文忝柎也今之椽斗莊子徂公賦忝謂分相實與衆徂也柎
機柎也二字皆從木爲義從斗爲聲但疊之則爲忝並之則爲
行亦猶旱旰棗棘之分也在子作亨从草亦得

齊字豈第

詩齊字豈第血滂章遊遊發夕之義太相遠初讀疑之後觀鄭
駘豈第作闔圍闔之訓開也圍之訓明也開明之義血發夕爲
對又司馬相如封禪文昆蟲闔澤注文頽曰闔澤皆樂也闔音

愷澤音驛閭澤之訓樂又曲遊逖爲對鄭玄文穎二說雖殊而
字義則近之矣今文作豈第恐非滯亂之入何豈第之有

席箕

李賀塞上詩天遠席箕愁劉會孟注席箕如箕踞坐予按秦韜
玉塞上曲云席箕風緊馬羴羴豈箕踞義乎席箕恐是塞上
地名書之以俟知者

悠字單用

詩悠悠蒼天注眇邈無期貌後人押韻罕有單用者惟莊子有
荒唐悠悠後漢書任重道悠張平子西京賦建辰狻之太常紛
飈悠以容喬佛經道性天悠可以單押

頃目待明經

丹鉛總錄

卷十四

十一

宋人諺云焚香禮進士頃目待明經見東萊文集其徒諱之改
頃目作徹幔非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義殊晦按尸
子云紂棄耜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
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叮囑

詩叮囑鹿場毛萇云鹿跡也說文曰叮囑禽獸所踐處漢儒解
經如此可笑蓋因叮囑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鹿
跡獸踐可以解鹿場而下不可以解叮囑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
久不歸家叮囑之地踐舍句鹿場非謂叮囑即鹿場也且說文以

町疇字載於田部曰凡田之屬皆从田若町疇果爲獸踐則非田之屬也考之他訓左傳町原防井衍沃千寶注平川廣澤可井者則井之原阜堤防不可井者則町之町小頃也張平子西京賦徧町成篁注町謂畝畝王克論衡町町如荆軻之廬石鼓文原隰旣垣疆理疇疇毛伯敦銘予旣疇商莊子舜舉于童土之地其疏云童土疇也皆說田野並無鹿跡之說如飜風以綢繆庸戶形容鳥巢遂以綢繆爲鳥巢可乎

蠱冶通用

易冶容誨潘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媯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蠱艷夫夏姬羨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丹鉛總錄

卷十四

十三

作蠱字可證傳毅舞賦貌嫵妙以妖艷兮紅顏擘其楊華注妖蠱洲艷也或省作蟲入姓也漢高帝功臣有蟲達古蠱子之後見氏英賢錄

朱子論吳才老叶韻

吳才老詩經叶韻下民有嚴協不怠皇云避漢明帝諱朱子云避諱之說却無道理嚴字當叶作昂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切愚按嚴字避漢諱改莊史有明證莊君平改嚴君平莊手陵改嚴子陵是也其說本不誤不可以闕音證之且三代之世闕未入版圖作詩之人安得取闕音而入商頌乎

歛乃

說文歛乃唐也集韻作唉或從口或从欠如肅之作歛歛之作

嘆字雖殊義一也史項羽紀亞父拔劍擊王而破之曰唉揚
子法言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歎注歎絕語歎聲楚辭歎秋冬
之緒風楚辭用之於句首揚子用之於句末蓋噫嘻嗚呼之類
也朱子辨證云歎乃棹船相應聲元結有歎乃曲柳宗元詩歎
乃一聲山水綠注歎乃一本作嚮嚮按歎音嚮乃音嚮近日倒
讀之誤矣項氏家說云劉琨文集有洞中嚮嚮歌劉言史瀟湘
詩有閑歌曖曖深峽裡嚮嚮也曖曖也歎乃也皆一事但用字
異爾歎本音哀亦轉作上聲後人因柳集中有注字云一本作
嚮嚮遂欲音歎為嚮音乃為嚮不知彼注自謂別本作嚮嚮非
謂歎乃當音嚮嚮也嚮迺歎乃不妨兩本並行何必比而同之
乎慎按歎乃歌聲本無定字劉琨劉言史詩流惟寫方言元結
柳宗元通儒略依字義味者應聲如嚮嘻之類乃者曳詞之難
如詞賦中若乃乃若之例此雖字音之微而嚮嚮當作嚮嚮自
朱子始正世俗倒讀之誤嚮迺歎乃自歎乃自項平菴始正前
人混淆之失古人文理密察如此後學其可以鹵莽觀之乎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摭摭而論
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已責注施恩惠本勞役也魏絳請施
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施恩惠本通負叔向言齊桓公
施舍不倦注施恩舍通士會構楚採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
鑄無射節云布靈施舍下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
覃裏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此舍

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孫有施舍正相對又云
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
合本文意未知是否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
楚語云明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九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爲弛

徵字音證

論語曰足則吾能徵之矣徵當音證左傳不徵辭注徵音證言
語相違而不明證其辭與尚書明徵保定音義同莊子九徵至
而不肖人得矣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
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輕音磬

卅節總錄

卷十四

七

左傳輕字多作去聲讀試畧舉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
又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又曰吳王勇而輕又左師
展將以昭公乘馬而歸注乘馬輕歸輕去聲即今諺所謂輕身
單馬也又曰吳輕而遠不義歸矣又曰夷德輕不忍久也又曰
將爲輕車千乘注皆音磬孟子曰輕身以先于匹夫此尤明白
可證之文也

饗餼

周禮注小禮曰餼大禮曰饗又曰餼客始至之禮饗即將幣之
禮今之通訓曰朝饗夕餼如今驛舍下馬飯饗如今下馬宴
客至必多夕食未盛故曰夕餼享宴必以早爲而以享宴必盛
故曰朝饗無餼字從夕食今作餼訛矣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勑周禮以歲時合耦三耒以治稼穡鄭司
農曰耒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街彈碑跋云
街彈室今之申明亭也耒音勑

劉孝標注世說多引音篇吳映後劉須溪剛節之可惜孝標全
本子猶及見之今摘其一二以廣異聞

鄧粲普紀曰周伯仁應蒼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曹娥碑在會稽而魏武楊脩未嘗過江以上孝標世說注

蔡君謨在杭日坐有客曰隋世稱丁真求草求乃知名丁何人
也蔡云道護豈其人耶法書要錄丁覘與智求同時善隸書世
稱丁真求草非道護也君謨誤矣

丹鉛總錄

卷十四

十六

韓子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戰國策宮中佳麗好玩又云趙天
下善為首佳麗人之所出也嚴安疏佳麗亦恠順于耳目謝朓
詩江南佳麗地佳麗字非始自謝也文選注失引之

漢儒謂湯武逆取而順守此言非也易曰武湯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人焉有逆而可以順天應人乎左傳曰以亂取國奉禮以
中猶懼不終季文子猶知其不終也而謂湯武為之乎然逆取
順守之言實本于左氏而又轉失其指矣

漢鏡歌十八曲自朱鷺至石溜古今樂錄謂其聲辭相雜不復
可分是也近世有好奇者擬之韻取不協字用難訓亦好古之

弊矣

古詩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文選范雲古意詩注引之作擬

何爲擬字勝亦字

文選七發糾鄭五子之山通厲骨母之易骨當作胥史記吳王殺子胥投之于江吳人立祠江上因名胥毋山古字胥作胥其字似骨其誤宜矣今雖善書者亦不知骨之爲胥也

晉書載記贊角端掩月步推翻霜按角端謂子也李陵遺蘇武角端子知胡人以角端子爲貴耳步推者慕容也初莫護跋入居遼西燕代名冠步推諸部因目之爲步推後訛爲慕容因以爲氏焉

李正文先生嘗與門人論詩曰杜子美詩北走關山開兩雪與胡騎中宵堪北走兩北走字同乎慎對曰按字書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奏夫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素布北走胡之走是疑不同先生曰尔言甚辨然吾初無此意盧師邵侍御在側曰然杜公亦未必有此意蓋如此解詩似涉於大鑿耳

丹鉛總錄

卷十四

十七

詩夏屋渠渠古注屋貝也字書夏屋大屋也今以爲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邁豆大房注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爲居以房俎爲房室可乎又禮童子饋無室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漢書藝文志鬼史區三篇注即鬼史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鳥冕侯問于鬼史區云云注即鬼容區容史聲相近今按鬼谷即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

何其輕於立論乎

周禮掌王之陰事陰令注陰事羣祀御見之事漢掖庭今畫滯不盡八刻白錄所記推當御見者今宮中亦有之名欽錄簿則其來古矣

麗之為訓連也又雙也周易麗澤兌周禮麗馬一圉八麗三五曆紀古者麗皮為禮

說文麗麗也揚雄訓纂說麗麗為獸名不知何物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為涉謬矣南方謂水際為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孔戡墓志番船至步有下碇之稅柳子厚鐵鑪志江之許凡舟可縈而上下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為壺水津為步曾步即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激節步王

丹鉛總錄

○卷十四

一八

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音錄載唐皇城故妓詩云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

柳此稱李泌佐肅宗兩京之復謀居其多其功大於魯運范蠡而取范陽之謀其首也史多逸其事惟鄴侯家傳為詳司馬公通鑑多載之至朱子綱目乃以家傳出其子孫門生疑非實錄善乎眉山史炤之言曰家傳誠不可盡信亦豈得盡不信哉左思三都賦序譏揚榘賦甘泉不當言王榘青葱誤矣揚榘言王榘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以娛神非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廋金人也

劉夔作選詩補註效朱子註三百篇其意良動矣然曲說強辭殊非作者之意如郭璞遊仙詩傳會於君臣治道此何理耶且

所見寡陋如儲光羲詩格澤爲君翼格澤華名大人賦建格澤
之長竿是也復乃云御子名曰白澤白與格相近白澤則格澤
也此何具村學老之欺小童耶其氏星經被未點自諸史天文
志亦當觸手臆說若此何以註爲又以唐宋詩續選唐詩選未
盡善宋詩尤駁如王安石雲山詩子今此去來無時予有不可
詩子規此乃宋之極下者而復乃取之且云宋諸家未有過之
者此何異背瞳昧目入語乎

史記上有檮杌杌有伏龜徐廣云檮杌左傳八元八凱有檮
杌漢書藝文志有公檮生師古曰檮杌由切其字从木霍去病
傳有檮杌山獨孟子檮杌之檮今音濁蓋因陸德明九經釋音
而誤也左傳杜預史曰檮杌凶頑無憐匹也以此證之則檮杌
亦當音稠柳文轉喉觸譚本漢食貨志推手觸禁之語

丹鉛總錄

卷十四

十九

薛瓚注漢引汲郡古文云晉武公穰荀以賜大夫原氏豎是爲
荀叔又引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又引梁惠王發逢忌之數以賜
氏今後儀有逢岐忌澤是也按此數條今汲冢書不載則今之
汲冢書非發冢所得明矣汲冢書古之逸周書也

唐李涪云後魏李愷撰聲韻十卷夏侯該撰四聲韻略十二卷
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爲己有原其著述之初七八尚多專
業經史精練罕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爲時人之所急後代學
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兼筆多礙自爾遂爲切要之具
然忘音乖叫不亦甚乎今依之以上聲呼恨去聲呼思魚若有
不爲有識者所笑乎夫吳氏之言如病瘡風而藥每啓其口則

語淚啞啞隨聲下筆竟不自悟涪之言若此識之甚矣然陸氏所著亦本先儒觀其注云徐邈讀鄭司農讀劉昌宗讀示不敢臆說也如越席之越音活革而皖之皖音滑隆準之準音拙假借之假音嫁牢愁之愁音曹玉鸞啾啾之啾音鈔皆有據證非盡屬吳音涪之譏亦過哉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弦四言兩意非也絲竹管弦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旦爲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哉逶迤邠鄆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縷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令人則以爲復矣

升鉛總錄

卷一四

二十

劉貢父漢書注云楊氏有兩族亦泉氏從木子雲自叙其受氏從才而楊修書稱曰脩家子雲又似震族不知文士聊如此云其無實然也

春秋歸云代殷者姬昌曰未青光長之爲言被也如人著衣選詩繁星衣青天注者不達改衣爲依非

近傳邵文敬半江帆影落樽前之句以爲奇絕遂號爲邵半江然唐趙嘏詩半江帆盡見分流之句宋米元章亦云六朝山色落樽前已落前人第二矣

今字書以畊爲耕非也畊上聲唐六典論府兵之制云居無事時畊於耕以此證之可見耕耕音義有別。番謂有時數閱有法說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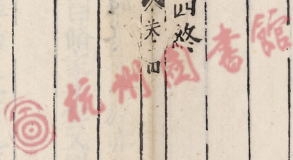
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冊鉛總錄卷之十四終

冊鉛總錄

宋四

十一



此府兵之善也諺曰將軍大曠騎衛佐小郎官此曠騎之弊也

◎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